

Research of Egyptian Writer Nawal Saiadawi's Doctrine in *Women and Sex*

Yike He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116000, China

Abstract

Women and Sex is the first work in the life of the late Egyptian writer, doctor and feminist Nawal Saiadawi. In addition to medical knowledge, the work is full of criticism of va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evils and male chauvinism. The author takes his own real cases in the outpatient practice as the writing material. It reflects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sufferings that Egyptian women have suffered in real life, and strongly appeals to the whole society to respect women and realize true gender equa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one of the best models to study Navale's feminist consciousness.

Keywords

Nawal Saiadawi; *Women and Sex*; feminism

埃及作家纳瓦勒·赛阿达维作《女人与性》意识研究

何依珂

大连外国语学院, 中国·辽宁 大连 116000

摘要

《女人与性》是已故埃及作家、医生、女性主义者纳瓦勒·赛阿达维一生中的第一部作品,除了医学知识外,该作品中充满了对各种社会文化陋习和男权主义的批判声音,笔者以自己在门诊行医中的真实案例为创作素材,反映了埃及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种种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强烈呼吁全社会要尊重女性,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因此,论文是研究纳瓦勒女性主义意识的最佳范本之一。

关键词

纳瓦勒·赛阿达维;《女人与性》;女性主义

1 引言

1972年,年过40的纳瓦勒写出了第一部作品《女人与性》,书中非常直白地探讨了与女性身心有关的敏感话题。由于纳瓦勒的留学经历,以及她对部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肯定,她曾被视作“叛徒”。但是,虽然纳瓦勒在书中坚定地贬斥了父权文化给男人们的优待,以及对女人们的贬低性的定义和不公平的对待,但她仍然是一个较为理性的女性主义者。她倡导女权,但不仇视男性,她号召社会善待女性,留意到女性的卑微处境,但这并不是在侵占男性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完成的。她的理念本质上是一种更加正确的概念再定义,和更加科学和先进的二元化社会设想。

2 对生理层面概念的再定义

2.1 “残缺”的女性和名誉犯罪

世界上大部分民族的主流观点认为男性一直以来都是

话语权的主体^[1]。阿拉伯父权社会给女性群体定义的性别文化是“残缺”,包括宗教上、理智上和生理上,生理上的残缺是宗教上和理智上残缺的源头。但这里的残缺并不指肢体上的残疾,而是指相比于男性性征,女性性征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全的体现,女性无法被视为完整的人,如在行宗教义务的时候,行经期的女性被视为不洁,禁止履行宗教义务;外出时除非有家族中的一名男性陪同,否则禁止出行^[2]。

除了若干不能做的事情之外,女性本就有限的权力范围也被极大地缩小了。纳瓦勒对此是这样形容的:

البعيد على أن الرجل سيد المرأة وإنها ليست إلا أداة لإمتاعه ووعاء لأطفاله قد
إن الفكرة التي شاعت خطأ منذ التاريخ
يشاء ويهمل ما يشاء لتصبح المرأة مجرد الرحم الذي ينجب الأطفال.
أباحث للمجتمع أن يستأصل من جسد المرأة ما

(一种认为男人是女人的主人的思想盛行并且由来已久,女人只不过是取悦男人的工具,生育后代的容器罢了,男人从女人身体里拿走想要的东西,忽视想忽视的东西,好让女人变成只生孩子的子宫^[3]。)

女性可以生育是自然赋予的权力,但并不代表这是她

【作者简介】何依珂(2001-),女,中国湖南衡阳人,硕士,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学研究。

们的唯一权力。人不可能靠着单一器官在社会中扮演单一角色。过分强调生育价值的结果就是女性被物化，被视作“行走的子宫”，不再具有独立人格，不享有基本权利，也不被要求履行基本义务，逐渐游离在社会主体结构之外，完全地为男性所有。

除此之外，女性也成为父权社会下“名誉”的客体化形态，以满足家族和丈夫对名誉的追求。在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女性的贞洁就是名誉的象征。她们的贞洁在于未经人事，在于新婚之夜落红。人们对于贞洁的执念一度偏离了正常的范围。社会的单元是家庭。对贞洁的过分追求缩小至家庭的范围表现在：倘若家族中的女儿没有成功保全自己的贞洁，家族男性成员会将其视为奇耻大辱，出于愤恨，会认为自己有权处置“罪犯”以雪耻，这就产生了“名誉犯罪”的概念。它作为一种不成文的，隐性的犯罪手段，一直是法律领域里的灰色地带。由此还形成了连带性的不公平的，明显偏向男性的司法判决结果。

2.2 男女无“别”

男女在生理上有着明显的外观差异，因而产生了男女有别这一说法。父权制社会中，这种“别”主要体现在男性群体利用外观差异上的男性生理优势主导女性，成为话事群体，给女性设置低男性一等的地位，规定女性在生活中的特定的位置——服务家庭和抚养小孩。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揭示了这一说法站不住脚的一面。

首先，从生物学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百的男性或者是女性，男女体内都有着雌、雄性荷尔蒙，只不过某一性别体内的同性荷尔蒙较多，异性荷尔蒙较少罢了。现代解剖学理论也提出，雌雄两性的生殖器官是来自同一组来源，只不过在胚胎发育时期，男性向外发育，女性保持原状。因此，社会仅凭性器官的不同划分性别权力显然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而纳瓦勒女士本人经过对人体的研习，特别是对人脑、神经系统和血液中基因结构的观察后也发现：女人有着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心脏、大脑和神经系统，这些构造甚至也是人类和某些动物所共有的。

其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性别意识很有可能不是先天的，单一的；而是后天的，双重的。美国心理学家埃莉诺·麦考比在她的实验中得出：“具有发明和创造能力的女性科学家会表现出男性倾向；同时男性发明家也会表现出女性倾向^[4]。”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也表示：“因为长大之后会受到性别限制，所以人的双重性别倾向在童年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中的一部分会认为这种性倾向是正常的、自然的，所以女性有时会感觉自己是男性，男性有时会感觉自己是女性^[5]。”

除去上述因素，有些人也一直在拿两性的智力做比较，长久以来宣传着女性思维能力和智力水平都比男性低的主张。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智商高低只与大脑重量挂钩，

男性是否生来就比女性聪明这一说法根本无从考究。纳瓦勒认为阿拉伯女性的创新能力低的原因更多地是因为女性被隔绝在家中，囿于家庭和孩子，无法专注于工作，缺乏培养创新创造能力的必要训练，所以女性智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与是否解放这种束缚有关。

弗洛伊德和他的跟随者们曾经用“女性残缺论”控制了全世界的女性，在他的观点中，女性由于没有男性生殖器官而自惭形秽，正常的女性会接受这种残疾观，不正常的女性会因此产生嫉妒心理，甚至尝试扮演男性角色。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卡伦·霍妮反驳称，女性并不是嫉妒男性的生殖器，而是嫉妒男性生殖器给他们带来的男性特权。她暗示弗洛伊德的理论来源于他的宗教文化背景：“《旧约》中的犹太文化是父权、男权文化，犹太教中不存在母神或者是女神，他们否认女性的话语能力，把这种能力交给了男性。”纳瓦勒和卡伦的观点一致，她称：

ضوءاً على تلك الأفكار التي أحاطت بعلاقة الرجل والمرأة والمفاهيم
كم يدلنا التاريخ القديم على حقائق غريبة تلقى
الخاطئة عن المرأة جسداً أو نفساً

（古代的历史向我们证明了多少惊人的真相，这些真相揭示了围绕男女关系和有关妇女身心的错误观念。）

3 对社会层面概念的再定义

3.1 社会压力和服从型教育

服从，是阿拉伯社会主要的文化标签之一。每个阿拉伯人一生中都被迫地接受来自父母和社会奉若圭臬的一套行为标准和道德准则，孩子们对外界的顺从多过他们自身培养出的品质。纳瓦勒对于这种教育方式是这样形容的：

هي سلسلة متصلة من الممنوعات والعييب والحرام والذي لا يصح. ويكبت
التربية التي يتلقاها الطفل في مجتمعنا الحديث
الطفل رغباته ويفرغ نفسه من نفسه ويمأؤها برغبات الغير.

（现代社会中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一系列的禁止、约束和“不可以”。孩子的想法被禁锢，被挤出，被替换成别人的想法。）

服从型教育面向所有人，但是由于女性被更多地教育要“少出门”，所以她们对于这种教育的接受程度比男性更深，接受比例更大。在男权制度下，女性有一套最标准的模板，具有神圣性和服务性，既能满足男性对高尚名誉的追求，又能提供男性生活中所需的一切服务，因此正在被大力推崇，强迫女性去服从和模仿。

在此之前，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传统心理学家曾坚称，人的内在思想动力决定人的行为，非常强调内在人格，几乎忽略社会对人的作用。他认为，人的意识形态和人格的改变不过是对环境的反应和互动，而教育冲突，甚至是性别冲突，不过是人们对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做出的反应行为。但纳瓦勒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且她指出弗洛伊德终究不是女人，无法理解社会压力对女性心理产生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观点显然是没有超出传统概念的，他主张受虐心理为女性固有特征。这种传统观念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认为，女性天生是被动的、无创造性的、道德上软弱的、超我不够强的、比男人底下的。在弗洛伊德那里，被动性、女性气质和受虐倾向几乎是同义语^[6]。这种观念受到了纳瓦勒女士的反对和指责：

وَأَنْ تَكُونَ مَسْوُوشِيَّةً تَمَّ بِسَمِيِّ السَّلْبِيَّةِ وَالْمَسْوُوشِيَّةِ طَبِيعَةَ الْمَرْأَةِ. وَيَأْتِي فِرْوَيْدُ
الْمَجْتَمَعِ تَقْرِيضَ عَلَى الْمَرْأَةِ أَنَّ تَكُونَ السَّلْبِيَّةِ
لِيُؤَكِّدَ هَذَا الْمَفْهُومَ عِلْمًا وَيَعْرِفُ الرَّجُلَةَ بِالسَّادِيَّةِ وَالْأُنُوَّةَ بِالْمَسْوُوشِيَّةِ.

（社会强迫女人变得被动和受虐，再把这种被动和受虐称作是女人的本性。弗洛伊德在学术上支持这一概念，他把男性气质定义为虐待，把女性气质定义为受虐。）

3.2 女性地位的起落

家庭这个概念一直以来都是后天的社会学理论，不是浑然天成的。早在原始时期，人类没有家庭的概念，男人可以有多个女人，女人也可以有多个男人。现代人将其视为野蛮和不开化的表现，但一夫一妻制本身就是现代道德文明的概念，我们无法用现代的道德标准评判原人的行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文中称《起源》）中称：“如果一夫一妻制是道德的顶峰，那么拥有两性器官的双身虫就是最高尚的动物。”根据目前已知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原始时期的性别权力差距并不是很大。人类学家巴霍芬·J·J最早发现，原始时期流行母系社会制度，母亲是一家之主。后来随着人们有了更高级的生活需要，男性在劳动力上的优势随之显现出来。父权制开始发轫，男性逐渐在家庭和社会中掌权，女性落入下风^[7]。

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曾表达了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道德价值观和法律屈服于经济需要。原始母系氏族时期过渡到封建父系氏族时期之后，出于对私有财产的守护，男性规定女性为他所有，强迫女性遵守一夫制，以免怀上别人的孩子，同时他们允许自己多娶，以便同时满足经济扩张、财富积累和资产私有的要求。为了深化这一制度，父权制社会又利用了严酷的惩罚机制进行行为上的负反馈控制。

等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早期的时候，男女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局面。女人多不工作，依赖男人，男人对女人肉体所有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工业社会发展到中期的时候，形成掠夺型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女人走出家门参与劳动，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虽然女性外出工作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由于父权制的影响，女性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工资平等，岗位平等和权利平等。在社会的理性空间里，仍是以男性为主导，男性学术、男性管理、男性司法、男性执法等仍是作为男性的掌权工具之一。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深入，人力需求逐渐下降，劳动力价值上升，社会逐渐转型为消费型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观也随之转变，开始贬低不享乐主义，打破传统男女关系的禁令，宣扬性解放。女性主义伴随着性解放进入了一

个新的领域，即性体验的平等上。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性是男人的专利，婚前性行为对女性而言是违反法律和道德的，女性在长期的性压迫下也患上了各种心理疾病，如今性也被呼作女性的权利之一，男女应当拥有相同的性体验，男女性器官都应得到相应地激活和成长。另外，由于避孕措施的普及和进步，性不再引发女性非意愿下的生育，女性地位回弹，有了显著提高。

3.3 家庭地位

传统父权制社会下的夫妻关系，更加偏向于功利主义。纳瓦勒在书中形容这一关系类似于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区别在于白人会支付黑人薪水，会允许黑人享有休息时间，但夫妻关系却是完全无偿，全天候待命的。这种功利主义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单一责任制和女性在婚姻中的去人格化。

在传统家庭模式中，女性是完全责任体，负责与育儿和所有家务，满足孩子们的受教育需求和生活基本需求，以及丈夫的生活需求。即使是外出工作的妇女，下班后也需要全权负责孩子和家庭的一切。在男人看来家务和小孩是女人一个人的事单一责任制模式对已婚在职女性的压力不言而喻，所以纳瓦勒在书中推荐家庭转为使用二元化责任制模式。在二元化模式中，丈夫需要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中，缓解妻子的压力，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平等对待妻子。二元化比一元化在育儿上有新的优势，那就是孩子将不再局限于母亲一人的角色和性格培养，而是更易塑造双亲的性格特征，性格会更加丰富和稳定；激发创造力；情感联系不再只以和母亲的为主。另外在社会上，女性的家庭压力缓解，也更加有利于缓解女性的职场压力，有助于女性在社会上站稳脚跟。

至于女性在婚姻中去人格化，这一风气也已经由来已久了，去人格化意味着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商品化。对此，纳瓦勒是这样形容的：

تحويل المرأة إلى سلعة تباع وتشترى باسم الزواج

（女性沦为商品，以婚姻的名义被买卖。）

婚姻的本质是两性在爱和平等的前提下，自愿结成法律意义上的配偶。然而，一旦这种关系与交易挂钩，性质就已经截然不同了。社会成了一个卖场，女性陈列在其中供男性挑选购买，婚约是她们的卖身契，彩礼是她们的成交额。男性为青春貌美的纯洁女性开出好价钱，对年老的或者是离异的女性不屑一顾。因此年龄悬殊，六十岁的老夫和十来岁少妻的搭配比比皆是。少女们被他们买回家，身份先是奴仆，再是女人。在毫无感情基础的两个人身上，婚约的形式已经大于内涵，并不等于爱，尊重和和平等，纳瓦勒女士甚至将其这种形式的婚姻形容成合法卖淫。

4 结语

纳瓦勒女士在《女人与性》中曾表达过自己的一个观点，

这一观点也一直作为她写作的主旨，贯穿于她今后的所有作品之中，那就是让女性在成为孝顺的女儿、贴心的恋人、贤惠的妻子和周到的母亲之前，首先成为她们自己；让她们的身体和头脑在为家庭和社会服务之前，首先为她们自己所认识、所拥有。《女人与性》作为她的处女作，包含了她对于性、女性身心健康、女性地位、父权社会、父权宗教乃至对神权的所有初步思考，可以说是她今后所有作品的序言和开章。纳瓦勒固然是勇敢无畏的，她的精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值得后人称赞。在她的影响下，一批批的女性作家有了在文学领域同男性竞争话语权的勇气，一代代妇女有了审视和反思自我处境，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体的意识。不仅如此，她还鼓励全面禁止女性割礼，倡导埃及立法，保障未婚或离异女性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拒绝女性非意愿下的结婚或怀孕生产行为等，这位充满争议的女权斗士带着自己标志性的一袭红袍，让整个阿拉伯社会乃至全世界都关注到了阿拉伯穆

斯林女性的生存现状，她笔下的真相，令嬉笑者严肃，受苦者喘息，否认者羞愧，后来者敬畏。

参考文献

- [1] 李琛.阿拉伯文学中的女性与女性意识[J].外国文学评论, 1995(3):92-95.
- [2] 牛子牧.纳娃勒·赛阿达维作品与思想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 [3] ،1972، المرأة والجنس، نوال السعداوي. 1
- [4] Seelye K Q.(2018, December 25). Eleanor Maccoby, Pathbreaker on How Boys and Girls Differ, Dies at 101. New York Times, NA(L).
- [5] Pervin,L.A.(1989).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5th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6] 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 [7]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